

海

二月河 著

九王夺嫡

雍正皇帝·九王奪嫡

鄂新登字 05 号

内容简介

本书以史实为基础，以生动的笔调，描绘了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统一中国，开创“开皇之治”的经过。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介绍隋朝的建立，第二章介绍隋文帝杨坚的统治，第三章介绍隋文帝杨坚的对外政策，第四章介绍隋文帝杨坚的宗教政策，第五章介绍隋文帝杨坚的文学艺术。本书是隋朝历史的一部通俗读物，适合广大读者阅读。

雍正皇帝·九王夺嫡

二月河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黄冈日报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75 印张 6 插页 440 000 字

1991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22 701—32 700

ISBN 7—5354—1098—7

I·945 定价：22.60 元(平)



作者 二月河 近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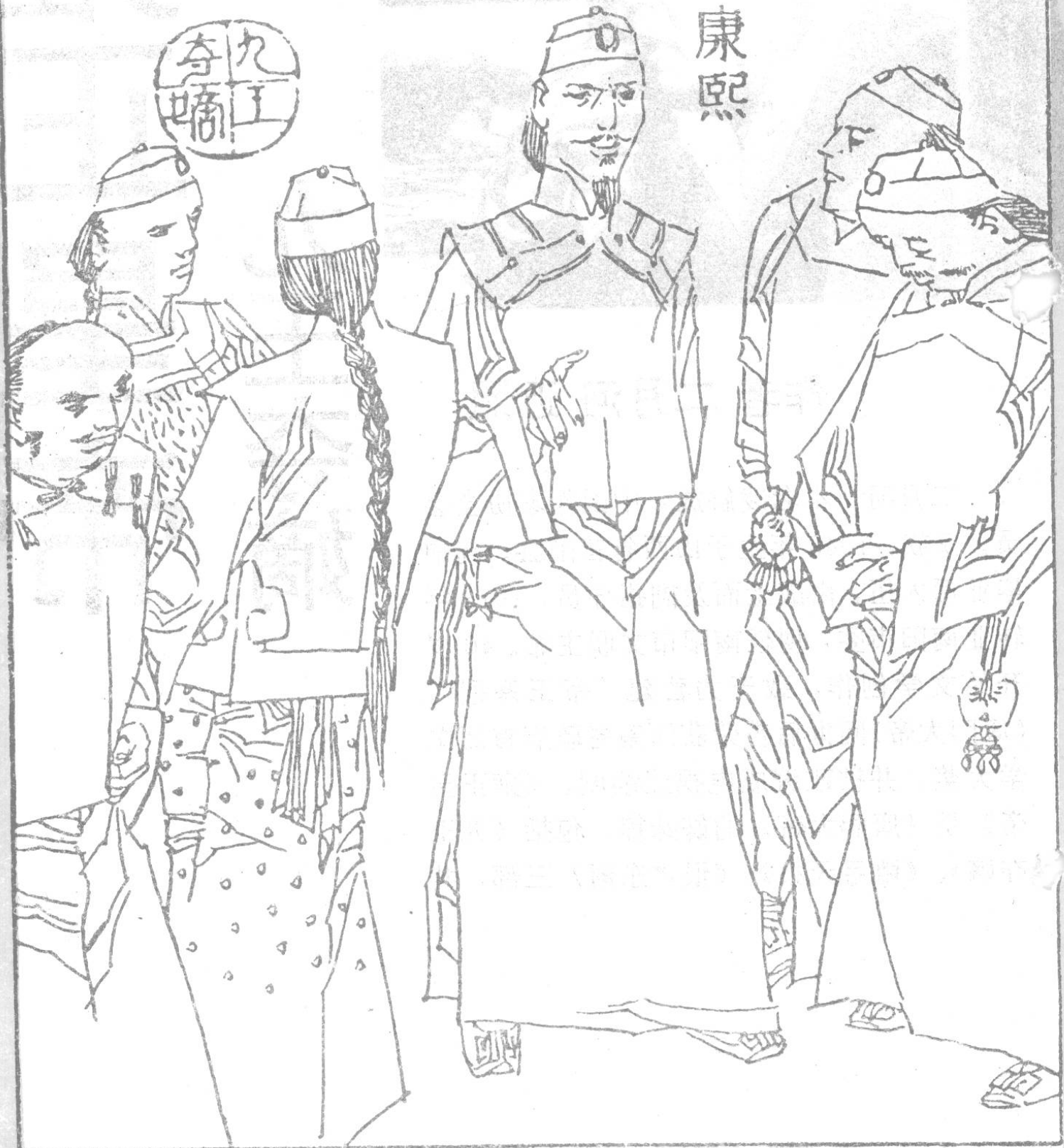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汉族，1945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高中毕业后入伍，由战士而及副指导员，1978年转业南阳市委，现任南阳市文联主席。40岁开始文学创作，致力于营建“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问世后曾荣获河南省政府首届文学大奖，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是《康熙大帝》的姊妹篇，包括《九王夺嫡》、《雕弓天狼》、《恨水东逝》三部，共140万字。全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又由香港明窗出版社、台湾巴比伦出版社相继推出中文繁体字本。

雍正皇帝

九王夺嫡

李白成敗在
 自己的驕兵
 悍將手裏明
 唐王敗在政
 令不行於下
 也是自己打
 敗自己說着
 口氣一轉變
 得沉重又有
 點嘶啞這點
 子道理其實
 一點就明你
 們為甚麼還
 要鬧家務

康熙



胤禛心裏十分恬靜一路
 說胤初在另一邊架着康熙心裏卻不禁暗思老四真伶俐馬屁拍得爐火純青了



一陣窻二翠
 隆科多展
 開詔書他臉
 上竟無表情
 避開胤禩等
 人期待熱烈
 的目光徐二
 讀道皇四子
 胤禩人品貴
 重深肖朕躬
 必能克承大
 統着傳位於
 皇四子胤禩
 欽此

隆科多

雍正皇帝

九子嫡

胤禩



内容简介

帝王行止、宫廷秘闻素来为读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廷易主，雍正险胜，一段历史，几多疑云，令人眼花缭乱。但作者用史笔著文，用文笔立史，庙堂之高，江湖之远，无不尽收笔底。其情节铺设，人物塑造，均别出心裁，非大家而不可为；以思想为经、艺术为纬，鸟瞰历史，探究人生，实属高屋建瓴。正如一位评论家读后所言：难得的历史小说佳作。

新 京 社 出 版

编 者 王 世 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25 厘米 插页 440 000 字

1991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32 701—32 700

ISBN 7-200-01098-7

（平） 32.00 元

目 录

第一回	瘦西湖他乡逢故知	天光楼布衣窘官宦	1
第二回	虎踞关冤家巧聚头	人市口小僮偶作戏	12
第三回	赈粮难筹敲山震虎	往事堪忆潦水烟沙	22
第四回	桃花渡口故地寻旧	微服皇子误宿黑店	33
第五回	狭路相逢鬼魅相斗	獠猴用智孩儿倒绷	41
第六回	钝书生误投虎狼穴	奸翁婿设计谋人命	50
第七回	情场潦倒栖身古刹	文士热中闲论时艺	62
第八回	大觉寺虚情哭假友	畅春园贤臣说撤政	73
第九回	畏艰途能吏辞重任	清库银明君呈愁颜	83
第十回	刻薄贝勒恶宴刁客	硬弓射鸟鞭骤马惊	90
第十一回	冷面王夜宿江夏镇	热肠郎仗义铲不平	103
第十二回	讨没趣溜须碰硬壁	恶作剧拍马踏筵席	113
第十三回	畏闻墙胤祥争出头	敲木钟御苑学驴鸣	122
第十四回	明庭训胤祺戒子弟	献良策小酌试才人	133
第十五回	清库银贝勒晋王位	观贵相王子延妖人	144
第十六回	怀叵测乱言天子气	泄私意胤祺辱大臣	154
第十七回	放厥词浪子受鞭责	明是非慈父行家法	165
第十八回	议巡狩起心废国储	拒谏诤太子抖威风	175
第十九回	庸太子中流掇桨舵	郭思道智鉴识皇心	186
第二十回	背水一战英雄讨债	功亏一篑釜底抽薪	195
第二十一回	拼命郎酒肆会弱女	菩萨王刑堂接皇差	206
第二十二回	冷胤祺初萌登龙志	热胤祺知难退激流	218
第二十三回	皇帝失意悠游巡幸	群雄逐鹿煞用心机	228
第二十四回	情重阿哥情牵一线	昏懦太子昏夜失道	238

第二十五回	大故驟起波浪翻涌	风云色变鱼鳖惊慌	249
第二十六回	蓄险心胤禔进密言	抱恶意移祸社稷臣	261
第二十七回	落井下石诚王摇舌	杯弓蛇影雍王惊心	272
第二十八回	激功名叔侄存芥蒂	拦乘舆孤臣逞强项	284
第二十九回	谣诼四起帝辇纷乱	指挥若定王府划策	294
第三十回	嘉兴楼侑歌警痴人	上书房厉声斥妄言	305
第三十一回	意难消存心欺君父	稳大局复辟再还官	316
第三十二回	颠倒口令福儿驯马	淆乱视听胤祥谈诗	327
第三十三回	斗蟋蟀兄弟犯口舌	有恻隐救弱浣衣局	338
第三十四回	换谋略八府整旗鼓	说天命四王立门户	349
第三十五回	谒廷臣年羹尧入覲	破贼穴江夏镇遭焚	359
第三十六回	行诈谋胤禔稳阵脚	遵密令福儿访当铺	371
第三十七回	明修栈道雅令赏雪	暗渡陈仓恶擒魑魅	381
第三十八回	抢功劳胤禔枉行权	殉气节紫姑染黄泉	393
第三十九回	皇心不测宠辱难辨	玲珑机宜暗布间谍	405
第四十回	祸转福谏说齐家道	仆变主李卫入宦途	416
第四十一回	嫌吏治胤禔嗟世路	恨不肖二次废太子	428
第四十二回	重雾漫幃岐路彷徨	密云未雨智士观局	438
第四十三回	忙党争孝子忘母寿	对陵丘兄弟叹世情	452
第四十四回	鞞鼓西震兵败青海	警钟东应八王用谋	463
第四十五回	邬思道精微析时局	二阿哥图围盼将军	472
第四十六回	忠王谈忠谏讽胤禔	烈郑氏烈殒答胤禔	484
第四十七回	十四阿哥拜帅西征	十三阿哥縲继逢兄	496
第四十八回	鄂伦岱倒戈回帝都	康熙帝染恙中和殿	508
第四十九回	雍亲王撤差担惊忧	隆科多受命入穷庐	519
第五十回	邬思道当机决大事	康熙帝寿终赴泉台	531
第五十一回	丰台营胤祥夺兵权	畅春园雍正登大宝	542
第五十二回	高鸟已尽良弓宜藏	书生明哲克保全身	553

瘦西湖他乡逢故知 第一回 天光楼布衣窘宦宦

游三吴不可缺扬州，治扬州不可无虹桥。虹桥这地方，面湖临河，西邻“长堤春柳”，东迎“荷浦薰风”，虹桥阁、曙光楼、来薰堂、海云龕……诸多胜地横亘其间，粉墙碧瓦掩映竹树，天风云影山色湖光，只须一叶扁舟便览之无余，原是维扬北郊第一佳丽之地。这自然风光粉黛不施乃天生其美，就勾得离乡游子、骚人迁客到此一扫胸中积垢块垒，留连忘返。若论起风土，那就又是一回事。桥北有个庙，名字起得也怪，叫“虹桥灵土地庙”，每年正二月祀神庙会，俗名儿叫“增福财神会”。逢到会期，早早的就有城里商家赶来，错三落五搭起席棚，围着这座土神祠连绵起市，一二里地间耍百戏打莽式的、测字打卦的、锣鼓、“马上撞”、小曲、滩簧、对白、道情、评话、打十番鼓的……喧嚣连天，湖下游船如梭，岸上香客似蚁，夹着高一声低一声唱歌似的卖小吃的吆喝：

“吴逢圣的炒豆腐——谁要味？康熙老佛爷金口亲尝，颁赐近臣！”

“走炸鸡——田家走炸鸡！香酥焦嫩！”

“施胖子梨丝炒肉，不吃算你没来扬州！”

“汪九公家拌鲟鳇——天下一绝嘞……”

“猪头肉、猪头肉！江一郎十样猪头肉！”

……如此种种，更把庙会场子搅得开锅稀粥般热闹。

这是康熙四十六年的春天，二月二刚过，扬州地气温暖，虹桥两岸已是春花嫣紫姹红，芳草新绿如茵。一个架着双拐的残疾人出了桥南的“培鑫客栈”慢慢踱着，笃笃地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上了虹桥。

他叫邬思道，无锡有名的才子，府试乡试连战连捷，中秀才举人都是头名。康熙三十六年他应试南京春闱，三场下来，时文、策论、诗赋均做得花团锦簇一般。出场自忖即便不在五魁之列，稳稳当当也在前十名里头。不料皇榜一张，“邬思道”三个字居然忝列副榜之末！邬思道大怒之下仔细打听，才知道主考左玉兴、副主考赵泰明都是捞钱的手，除了朝中当道大老关照请托的，一概论孝敬取士，名次高下按质论价童叟无欺！邬思道凭着本事拉硬弓不肯撞木钟钻营，自然名落孙山。邬思道原本性高气傲，气极了，纠集四百余名落榜举人，抬着财神拥入南京贡院，遍城撒了揭帖，指控左、赵二人贪贿收受，坏国家抡才大典，骂得狗血淋头，把个南京科场搅得四脚朝天。他大闹一场扬长而去，苦得江南巡抚因拿不到他这个“正犯”被连降两级，左、赵二人革职罢官“永不叙用”——官司直打到紫禁城当今天子康熙御前，明珠索额图两大权相都差点吃挂落。因此，朝廷严令各省缉拿他这个闹事的“正犯”。如今明珠早已抄家籍没，索额图谋划逼康熙逊位太子，事发被囚，往事风流云散时过境迁，蛰居武夷山清虚道观的邬思道因知太后驾崩，大赦天下，这才敢露面，回到久违了的三吴家乡——但他的两条腿，却在逃亡路上被几个剪径的水匪打折了。

邬思道上了桥头，住了步怅然回顾，清癯的脸泛上一丝苦笑。从幽僻山谷乍回这烟花世界烦恼人间，真有恍若隔世之感。邬思道口中喃喃说道：“白杨绿草，风雨忧愁，十年一别，这树都合抱了……”

“哟！这不是静仁先生么？”背后突然有人说道：“这些年您在哪儿？又怎么独个儿在这里呢？”邬思道回头看时，这人三十多岁，白净面皮，团团一个胖脸，留着墨黑两绺八字髭须，头上一顶六合一统帽，结着红绒顶儿，靛青夹袍外套着件套扣背心，腰间系着滚边绣花玄带，精精干干一身打扮。半晌，邬思道才想起来是同乡戴家湾的孝廉戴铎，因笑道：“项铃，原来是你！十年前你和高家争牛湾那块风水地，打输了官司，败落得叫化子似的——如今出落得这样阔，都不敢认了！”戴铎嘻嘻一笑，说道：“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何况十年！说起这里头的周折，真是一言难尽——不怕静仁兄你笑，如今我在北京给人家当听差呢！来，我给邬兄引见一下！”

邬思道跟着戴铎下桥，心里不住犯狐疑：这戴铎虽然败了家，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有过功名的人，何至于就沦落成人家的奴才？一边想，一边跟过来，果见桥下石栏旁站着一个人，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公子，打扮也并不出奇，只穿件灰府绸银鼠夹袍，月白夹裤，脚踏一双黑冲呢千层底布鞋，虽不侈华，却是干净利落纤尘不染。那青年倚栏而立，一条乌亮的发辫直垂腰间，似笑不笑地看着他们过来，刚要说话，戴铎已一个千儿打了下去，禀道：“四爷，这就是您常念叨的邬思道邬先生，可巧儿今儿就叫奴才碰上了！——哦，这是我们殷四爷，北京城没人不知道，十八家皇商位列第四位。”

“殷真。”那青年微微一笑，八字眉下一双黑黝黝的瞳仁闪烁着，说道，“你叫我月明居士好了——敢问邬先生台甫？”一面说，目光幽幽地上下打量邬思道。邬思道不禁一怔：哪有这么托大的人，一见面就把大号抬出来，叫人家称自己“月明居士”！口中却笑道：“我没有号，你高兴，叫我静仁好了。”

殷真略一躬身，将手一让说道：“实在是久仰你的大名了——连家父也十分赏识你的才学！屈尊一同走走如何？”邬思道听说他

是皇商，原本心里腻味的，但这位殷四爷眼中有一种沉稳静娴的气质，不带半点商家庸俗，竟不自禁点了点头。殷真一边走，一边从容说道：“先生，我不是虚逢迎你。当年你的揭帖传到北京，真是倾动京华！记得里头对左玉兴、赵泰明二人有诛心警句——朝廷待其不为薄矣……二君设心何其谬也？独不念天听若雷、神目如电？呜呼！吾辈进退不苟，死生唯命，务请尚方之剑斩彼元凶，头悬国门，以儆天下墨吏！士立紫垣噤口不言。一旦有义士者挺身而出，或刺之阙下，或杀之辇中，四方闻之，独不笑士大夫之无人耶？——这写得何等酣畅淋漓，真个骂死天下尸居餐位之徒！难怪圣上震怒之下又击节赞赏呢！”戴铎也在旁凑趣儿道：“难为主子记得这么清爽，奴才只记得那副对联——左丘明有眼无珠，不辨黑黄却认家兄；赵子龙一身是胆，但见孔方即是乃父！”“是嘛！”殷真似乎变得随和了一些，格格一笑道：“万岁爷当时拿起来一看就说：‘此人这笔字风骨不俗？’”

“唔？”邬思道浑身一颤，盯了一眼殷真和戴铎，心中陡起疑云。这揭帖对联当日传遍天下，二人能背并不稀奇。只这二人，一个是“皇商”，一个是听差，连皇帝当时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未免就太出奇。联想到戴铎昔日也是一方名流，竟肯在这位“四爷”跟前屈身为奴，毫无羞惭之意，他已隐隐猜到这位极修边幅的殷真，决非等闲之人！但对方既不肯说破，邬思道也难问端底，便淡淡一笑，说道：“难为仁兄如此厚爱，竟记得这么清楚！我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不过，这十年蛰居山中，读了点书，从前那点子专用来做取功名的敲门砖文章，想起来都觉得脸红，八股文章误尽天下英雄啊……”说罢无声叹息了一下。戴铎因见邬思道感慨，岔开话题道：“四爷，今早您不是说要到人市上买两个孩子使唤？这个店不错，你们两位进去吃酒攀谈，我去办事回来再侍候，如何？”殷真笑道：“那是什么打紧的事！明儿再办就迟了？走，咱们进去

坐坐！”

邬思道抬头看时，果见前头一座酒肆，歇山亭顶，一边压水，一边靠着驿站，看样子新造不久，雕甍插天飞檐突兀煞是壮观，泥金黑匾上端正写着“天光湖影”四字。戴铎不禁道：“好字！”

“字是不坏，”邬思道仔细看了看，笑着对殷真道，“但笔意太过妩媚，锋中无骨，算不得上乘之作。”殷真也点头道：“先生说的是，这字神韵不足。”一边说，二人随着戴铎进来。

殷真见楼下热闹嘈杂得不堪，不禁皱了皱眉头，说道：“这太乱了，我们上楼去！”跑堂的一怔，赔笑道：“三位爷，请包涵着点。新来的太尊车铭车老爷今儿在楼上宴客，楼上不方便。爷们要嫌底下闹，那边还空着一间雅座，面湖临窗，一样儿能赏景致的……”话未说完，戴铎便笑道：“你别放屁！这楼我来不止一回，上头三四间雅座呢！各吃各的酒，谁能碍着谁？”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块银饼丢了去。伙计接过看时，是一块“真圆系”，足有五两重，底白细深，边上起霜儿，正正经经九八色纹银，顿时满脸绽上笑来，打躬儿道：“爷台，店里夹剪坏了，恐怕找不出来。”

“多的都赏你！”戴铎道，“你在楼上给我们安排一下！”伙计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缝，身子一虾道：“谢爷的赏！楼上实话是还有一间雅座没占。原说怡性堂韦老爷定下的。爷既一定要去，小的斗胆就作主了。只不要大声喧哗，新来的太尊爷性子不好，别扰了他老人家的雅兴，就是各位爷疼怜小人了。”

三人跟着堂倌上楼来，果见屏风相隔，西边还空着间雅座。点了菜，又要了没骨鱼、骨董汤、鲑鱼糊涂、螃蟹面四样佐餐。殷真见戴铎侍立在旁不敢入座，一边向邬思道举觞劝酒，笑道：“钱能通神，一点不假。我今儿能和静仁先生同席举酒，实在缘份不浅，你们又是故交，戴铎也不必立规矩，没有形迹酒才吃得痛快哟！”说罢二人举杯同饮，戴铎方拿捏着坐了下首。

此刻正是忆巳牌时分，楼外艳阳高照湖波荡漾柳拂春风，画舫、沙飞、乌篷、水上漂各色游船衔尾相接，桥上桥下信女善男扶老携幼攒拥往来，三人高坐酒楼赏景谈天，不一时便酒酣耳热。先是听隔壁一群人凑趣儿奉迎那个车太守“下车扬州，讼平赋均政通人和”，又议及扬州的漆器、剪纸、玉雕、泥塑，谁家做得巧，值多少银子，正觉俗不可耐，一阵琵琶穿壁而来，接着一个女子娇音细细曼声唱道：

扬州好……第一是虹桥。杨柳绿齐三尺雨，樱桃红破一声箫，处处住栏桡……醉扶湖中画舟，灯影看残街市月，晚风吹上荀儿梢……

“丢眼邀朋游妓馆，拚头结伴上湖船。”殷真不无感慨地叹道，“如今世道真正可叹，太后薨逝才半年多，这边早已没事人一般了！”

邬思道几杯酒下肚，苍白的湖泛上血色来，见殷真怅然若有所思，遂笑道：“这就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无论天家骨肉市井小民概莫能外！先生何必伤感？譬如你我，还有隔壁的车铭，坐红楼、对翠袖、赏美景、听侑歌，可知那边半里之遥就是人市！山阳宝应一带难民在人市啼饥号寒以泪洗面，卖身求一温饱而不可得——心不一，情自然也就不一！”说罢，举箸击盃吭声唱道：

玉堂意消豪气空，可怜愁对虹桥东。
当年徒留书生恨，此日不再车笠逢。
推枕剑眉怅晓月，扶栏吴钩冷寒冰。
惟有耿耿对永夜，犹知难搵泪点红！

吟罢鼓掌大笑，却不自禁滚出两行泪来。殷真已是痴了。邬思道疑得不错，他不是常人，更不是什么“皇商”，原是当今天子膝下皇四阿哥爱新觉罗·胤禛，已经封了贝勒，地地道道一个龙子凤孙，因生性冷峭严峻，京师人称“冷面王”的就是。这次却是领差安徽督办河工，因高家堰、宝应一带决河，特来扬州调运粮食赈济灾民。他早闻邬思道才名，这次邂逅相逢，见他已是残废，原是心里失望，此刻见邬思道酒后形骸放浪，飘逸潇洒英风四流的神态，不禁大起怜爱敬慕之心，又想到他不合仗义执言开罪朝廷，为天下不容，且终生无望再入仕途，转觉神伤。胤禛正想着寻话安慰，屏风一动，一个长随打扮的人进来，却不言语，横着眉下死眼盯了三个人一阵子方问道：“方才哪位先生唱歌儿，又提到我家车老爷的讳？请借一步说话，我们老爷有请！”胤禛仰靠在椅上，一只手扶着酒杯，只微睨了一眼戴铎，戴铎忙站起身来，正要说话，邬思道已架了拐杖起来：

“是不才！车铭与我同榜孝廉，又曾为同社文友，怎么——我不能叫他的讳？”

他带了酒，神情显得冷峻傲岸，长随被他的神气慑得有点气馁，听说是自己家主同年，又见胤禛跷足而坐，戴铎从容侍立，更不知什么来头，倒有点不知所措了。

正在发怔，便听隔壁有人大声吩咐：“来呀！把这当中屏风撤掉，我见识见识是哪位年兄？”接着便听一群人“扎”地答应一声，几个人轻轻抬起屏风挪转到一边，顷刻之间雅座打通，合成了一大间。胤禛微微冷笑啜着香茶时，对面雅座是三间打通的，却也只有一席酒菜，摆着冷盘孔雀开屏，百合海棠羹、一盂冰花银耳露，几十样细巧点心梅花攒珠般布列四周，中间大盃盆中的主菜，却是牛乳蒸全羊——胎中挖出的羯羊羔儿：这是扬州四大名菜之一